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四

趙佑學

論語四

泰伯十五條

子罕十四條

鄉黨十七條

先進十四條

顏淵十三條

子路二十條

計共一萬七十字

君子篤於親四句

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已而行禮則足以及人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經有不應分章而誤分如雍也可使南面一句有應分章而誤并者如唐棣之華論篤是與之連上爲章皆得朱註而始定若此章與柴也愚至屢中章則舊讀自明無假別致然疑于其間

昔者吾友

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當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曾子年甫十六。顏子當與曾點叙輩行。于曾子在執友之列。不應直稱吾友。然古今注。皆謂顏子足明史記年歲之多不確也。

君子人與

此非空設問答。正就人言疑而未定處。點掇致意。蓋世俗論人。每無真識。欠公道。以伊尹周公之聖。而猶有議之者。殷三仁。亦至聖論定之。後世如武侯。陳壽未敢滿許。且多微詞。此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所爲憤

數也。一與字。若予若奪。含蓄多少。唯松陽講義能體會神理論事斟酌精切。有錄。另存。

不可使知之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爲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事事家喻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勢有所不給。而天下且于是多故矣。故曰不可。註則言不能。今人又多說成不必。

使驕且吝

上如字。領起之詞。則使字不必作虛文讀。當如使酒使氣之使。舊皆闕解。故多誤會。

不至於穀

舊訓穀爲善。但于不易意不甚了了。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其至之易。所以破人之畏難苟安。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言其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孫志時敏。集註始從鄭康成孫綽訓穀爲祿。又讀至爲志。張南軒則猶從孔。

不入不居

注包曰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語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于其職語約而盡

關雎之亂

鄭曰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解亦可存

巍巍乎

大哉堯之爲君章四乎皆贊堯形容其大之詞讀宜小頓而以兩巍巍乎領起俗以第一巍巍乎屬惟天爲大作一句者誤又將成功文章兩平說出未體兩

句中間也字神理文章卽從成功上見非二事也

五人十人

皋陶伯益非父子乃漢儒相承之妄說太公望非文王號之亦史記誤傳而邢疏不能正予嘗嘗于詩書說辨之茲不贅

才難

焦袁熹曰唐虞之際乃盛于周見得才難十人之數取足于婦人又難中之難時說以上二句專說盛下二句方說難者非案此看唐虞二句從大註夏商不

及意理會甚好，唯說婦人欲依舊王文母，終覺可議。文母于伐商時，亦未知存否也。

三分天下

分音問三分，猶語云三停三股，此與出師表。今天下三分者，彼是已經分裂，當依字讀。殷之天下本一，未嘗分，不過就天下九州計數之詞有二，亦非版圖之入也。今皆口熟依字讀之，非。

周之德

非德不能用才，故終言德。周對唐虞，以明征誅之事。

四書法古金 論語 四
猶是揖讓大心定當連武十三年說

惡衣服

衣服可惡而不可卑，惡如布素澣濯之意。若其尊卑品制自有常度矣。于此見孔蔡書傳以文王卑服爲卑，其衣服之不審。書自言文王之降尊就卑，勤于民事耳。故曰卽康功田功服事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不言惜意而已
二字可味也。

子畏於匡

包曰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冠時又與虎俱行。
後冠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識冠。又夫子容
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此注較史記加明析。
史記第載顏刻語。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不著其
昔日之卽與虎俱。張氏正義引琴操語。又誤爲顏淵。

太宰

鄭云。是吳太宰嚭。疏以左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引据好。

固天縱之

舊言天縱大聖人之德。似以大言將讀上六字句。今釋將爲殆。當上四字句。下六字句。聖不皆多能。惟夫子聖又多能。故曰固天縱之。

吾有知乎哉

舊解有字如書有其善喪厥善禮直而勿有之有以
有爲私己意故孔曰竭盡所知不爲有愛疏言我有
意之所知不盡以告人乎哉無之也明無愛惜乎其
所知也并于第二知字作之字但不免預躡下意今
擬爲吾但自有其知乎哉誠不自有其知也則自與
下一貫聖人雖好謙然必下等無知而又高言誨人
或不其然

空空如也

空空無知識貌猶前之恹恹包注恹恹慙也今註無

能貌者鄙夫直是此中塞實聰明未啟以其是非可否茫無定主而謂之空空非空洞無物之謂彼釋老之所謂空聖賢不道也明人講學每墮禪機致將此空空說成贊詞則背如爲山一段題文云天下之理多妙于空竟以外道語關入聖經語中較諸明心見性之談加甚焉復不知其與題何涉亟爲斥止之而附識于此以示立言之鑒云

顏淵喟然歎曰

首歎夫子之道次明夫子之教末自言其學之所至大註分析極平實須知夫子之道始終是無窮盡無

方體讀中庸言道處可見非至卓爾有立之後又有不高不堅專在前不在後也顏子正從卓爾時見道之深乃能言其如此仰鑽瞻是借喻字面並非用功實義自胡氏有先難後得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之語後之講家遂誤以首節爲追憶初時用功事甚有以錯用徒勞爲說者此如大學平天下章之妄分理財用人中庸無憂章之壬子述皆橫造章句之外自陸大全出始稍知取材耳

雅頌

詩三百之皆可入樂明矣。此言樂而舉雅頌則以其用之多且大者言之。程大昌創立南幽雅頌爲四詩以變風雅皆不入樂。蓋不察于左氏所述列國燕享賦詩皆使工爲之。而取于變風雅甚多。甚矣宋儒之好憑臆違經也。又按子之正樂專爲當時僭紊失所。如甯俞之言湛露彤弓。穆叔言肆夏文王之類。又如大武聲濩及商。鄭聲亂雅之類。非但以詩之篇章樂正而詩從之。則篇章亦在其中耳。集註特就其易見而專言殘缺失次。然殘缺旣難悉攷。今詩之次序。又

非卽得所時定本論者不免泥而求之此予爲詩細所不能無異同其間云

何有於我哉

此與默識章句皆當爲何獨有於我哉言非獨我有之人人皆當有之所以勉人可共至也蓋聖人之道猶是夫婦知能之道雖至于無所不用其極而祇若適得其常此聖人之大非徒聖人之謙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固未有爲酒困時曰抑爲之不厭詢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未嘗

不屢自言之。但舊注失體何字謬耳。又金仁山說。我第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意亦佳。

不秀不實

當兼天人說。有因天時之不齊。曰不幸。有因人事之不修。曰自棄。君子盡其人。聽其天。

無聞

集註載曾子年五十而不以善聞之語。蓋以聞爲聞於人。故當泐講義。亦言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焉。則無聞乃無令名之謂。竊謂聞當以己之聞爲

主君子莫大乎聞道。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五十知非，九十陳戒，皆孜孜于聞與年俱進如此。然其基皆端自後生不及是時，潛心努力，必至大惑終身已實，未有聞。何人之聞也。若第求聞于人，則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徒，優爲之，豈以是爲足畏哉。

不伎不求

人生不過爲伎求二字。伎則必求，求則必伎。輾轉乎其中，而終身無臧道矣。吾獨歎維雉之詩，婦人作也。

其致意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言之切直如此曾君子而愧之夫子引以美子路明許其臧但謂未可自足耳若論吾人詣力正須從兩不字體勘實際此兩不字儘未易盡是以子路肯誦之原思克伐怨欲不行子亦許其難文家空談高妙遇題輒裝一瀾綽套子全不從自己身心甘苦處體貼聖賢淺深誤認難字作好爲苟難意幾若原子乃與於不仁之甚并何足以臧直說成不臧不顧上下觸背戒之哉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謂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何謂權。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是也。權非聖人不能盡。立則已，到大賢地分，立必衷。諾道，道必由于學。學乃徹始徹終事，故從學直結到權。孟子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守經只是立事，不復言權者，非經無權也。孟子時人已多誤認權字。故公羊春秋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爲權。董仲舒亦言權，謬也。直至程朱而後，剖析大明。程子權只是經，專爲矯漢唐人之弊。

而語意未足。朱子謂其有辨。蓋當云。權是經之盡善處。則無病矣。故君子莫大乎能立。毋輕議權。

唐棣之華

唐棣常棣之爲二木。孔穎達詩疏已據爾雅明正言之。朱子或問并辨小雅常字無唐音。則常棣止當如字讀。而今猶讀如棠。且通作棠。與唐棣混并者。誤由歐陽公。以此唐棣之華四句。卽常棣詩之首章。子曰二語卽刪詩之本旨。則不可究詰矣。尋歐陽之所以誤。則又由陸璣草木疏。以唐棣爲萸李。車下李與常

杜通五釋之。而不知萸李。小卽幽詩之萸。車下李大。
卽國詩之鬱。其花有赤有白。或謂之赤棣。或謂之白。
棣。通謂之常棣。宮園多種之。詩疏歷載諸說。記甚詳。
若唐棣。則郭注云。江東呼夫棣。蓋所謂棣楊。與音楊。
白楊同類。而異名。開花不成實。亦有棣名。致相溷耳。
此則集註猶不免有郁李之釋。爲未精考也。予故于
詩細析其異同。而復贅于此。至豈不爾思。國風多有
其語。衛風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更與此室是遠而無
異辭。何見彼當存。而此獨刪。予曰。二語其非爲詩駁。

議可知善乎集註之云借云反爲獨至云

君召使擯

疑此卽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傳紀孔某相。而世家謂之攝相事者也。相禮本執政之事。是時季桓子以讓聖人。故史言攝。經言使擯。擯其本職也。集註兼言擯相。揖所與立。段是交擯事。趨進復命兩段。則相事非羣擯所得預。趨進翼如其卽退萊夷事。所謂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時乎聖人爲君擯相。唯夾谷是其實事。

行不履闕

正義曰。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皆爲不敬。可補今註。

沒階趨進

此進字。只是往前行之謂。故疏第六。疾趨而出。與上節趨進之爲入內自別。不必以進爲衍文。或有疑爲退字者。亦非。上言出。卽已退矣。進乃前就本位。

紺緹飾

注。不以爲領袖緣。今獨言領緣。蓋脫一袖字。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

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必有寢衣

注。孔曰。今之被也。惜疏闕。然竊謂寢皆有被。何庸言必被之言。衾亦罕言衣者。還當是寢而易衣。著衣而就寢。其長及一身之半。與常衣別耳。前儒論之。非妄。蓋此與上褻裘之長短。皆不見于禮經。爲夫子私居特制。故連類記之。

布

凡着體之服。止宜用布。而不宜用帛。非惟惜福。亦以

四書注疏 卷之四
便身。聖人蓋常服皆然。獨著此一字于明衣下者。以明齊雖易衣。猶無異用。則他可知也。古時未尙木棉。所謂布。率以麻與葛。不若今布之溫。然寧儉而不侈。統袴後生。盍識此一字。

齊必變食至不多食

正義曰。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語亦有意義。而集註改之者。考周禮五齊。三酒四飲。皆未有言爲齊用者也。則辨者其可已矣。

焦表熹曰。諸言不食。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留
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饗發而
無擇者。其爲心害不更甚乎哉。極說得好。

瓜祭

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爲三物。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又
云。瓜祭上環。尤爲鐵註。竊謂古人每食。除水漿外。既
無物不祭。則原可無庸言必。但不皆齊如。故言必耳。
抑詩詠瓜蒞之。獻禮詳削瓜之儀。瓜恒見重于庶品。
則其于食祭之。特數及之。無足異者。宜前此通儒之

皆不從魯讀歟。近則義門何氏已山王氏之說。此節書云。記此條于飲食之節之末。正見飲食之節所自來。語特精切。足以補註。然則苟得其意。卽小有文辭異同。固可無深求也已。

席

正義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凡此之類。是禮之正也。可補今註。或說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故席不正不坐。嫌于無故向隅也。亦通。但鄭孔俱不以

側席作不正解

儼

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儼。索室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案此據郊特牲。文室中五祀皆正神。而祖爲親。故彼言神。此言祖。廟可補。今注。

問人於他邦

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

禮凡以弓劍包苴篋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客
可補今註。

不問馬

不字亦可作一句讀否也前人有詩之者

君祭先飯

儀禮公食大夫有賓祭之文爲聘客也此言君祭明
不以客禮待矣故鄭注止言若爲晉嘗食然今註益
以不敢當客禮者玩疏言敵客得先自祭降等之客
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賜食而君以客

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然則此爲恐君祭已而命之祭，仍是疑于客，故言不敢當以申之，非漫衍。

東首

禮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則此二字止言其常下五字乃紀其變。

凶服者式之

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疏闕蓋當是期禭之類。而集註亦闕俗解遂誤與上見齊衰者相復疏解式字。

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好

不內顧

注包曰前視不過衡轅旁視不過轡轂可補今註而明大全不知採以內顧爲掩人私則仍疏語晦也

色斯舉矣

突起此二語于一篇之末明示聖人動與時偕之意而以鳥喻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甚好惜其偏指下一句之爲喻耳然固無闕文之疑彼新安陳氏謬欲移日山梁雉雉五字于色斯舉矣之上豈知體

經者哉。乃予尤怪陳氏既如此讀。則子所謂時。明是
歎舉之得時。集之得時。卽知子路必不至誤認爲時
物而共具之。如何氏邢氏云云。可不辨而明其非矣。
陳氏乃又仍襲舊誤。以說子路二句。全不揆度事理
文義。而妄擬改經立說。大全錄之。均是憤憤可笑。故
謂漢人傳經而經存。宋儒疑經而經晦。然尤莫如元
明儒者之甚也。

先進後進

此仕進之進。舊注非無義。邢氏牽連下章。自誤耳。夫子蓋爲有位者勸。故言用禮樂。若齊民無備禮作樂之事。一視在上以爲轉移也。禮樂原以別野人君子。厥初往往君子猶存野人之心。及乎制度既詳。風氣日開。等威漸濫。其端起自有力士大夫。一二人一事之喜厭求新。而其流被于庶人。于是先正衣冠。自爲田舍。後生言動。競尙風華。變遷之甚。野人不安其野人。君子無以爲君子。此詩人所致慨于彼都人士。

而晏子寧爲其隘者也。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非逢撥亂反正之後，容易斲雕而爲樸。夫子志從先進，亦存其說以資千古鏡而已。

孝哉閔子騫

三字定從述人言。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同也。殊人言即從其父母兄弟之言來。故曰不問。

有顏回者好學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不輕許人以好學。學以明道，進德變化氣質，涵養性情爲主。故必如顏子之不遷。

怒貳過而後爲好學之實。夫子對康子自當與對哀公不殊。特記錄非一人非一時。故有詳略耳。注疏謂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康子無之。故不云者。固背誕。然必如范氏分別告君告臣。恐亦臆揣也。

顏淵死

四章唯中兩章爲實。前後二章蓋非實也。何則。顏路自不當請子車。門人方將厚葬之。何至聽其請子車。既有請矣。子自必有以處之。必不空言子事以相謝。厚葬亦出朋友至情。未爲深礙于義也。觀孔安國以

子見南子爲可疑。而王肅家語注亦謂伯魚死年之未可詳。則亦論語之官闕疑者與。

子樂

定是樂下脫一曰字。彼以樂字爲曰之誤者非。

閔子騫曰

國有大事。非儒生得輕預。此蓋閔子偶抒私議。或進質于夫子之前。或與同人商榷。故曰如之何。非必向魯人語。夫子稱之。亦第衡其理。非遂欲使魯人聞。以春秋例參之。凡非傳而似爲者。書作邱甲三軍是也。

有舊而更新者曰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是也此長
府言爲又不書于春秋必是欲爲而中止其故不可
考要非因閔子之言俗說徒夸均不足仍蓋觀傳紀
用田賦季氏實使冉有訪于仲尼卒以不從而獨忌
閔子乎其唯顓臾之存自由聖言之力耳越今顓臾
子尙有墓有祠在東蒙亦莫知其人代云

夫人不言

疏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案此卽中庸有弗學之
不爲則已註例也不言二字自宜活看只作輕撥起

下語勢蓋此例經多有之有弗學外如孟子之故君
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集註言不
妄發發必當理八字皆爲下句設今或坐實不言以
不妄發分屬之則不妄卽是有中且不妄言豈得爲
不言哉

師也過

大註明言過中則不及謂不及中中字是一章定盤
星先須認清然後分還兩賢分量有着落俗講有以
本文無中字宜渾淪說留下問者將謂子貢直認作

師過商。商不及師。如此懔懂耶。未句亦無中字。藏却此一字。則過者何物。不及者又何事耶。此等野狐禪論頭。極害經旨文體。予是以有松陽講義之錄也。

子曰非吾徒也

子曰二字當在季氏富于周公之上三句皆夫子語求也之稱記者無此體也。憲問第十四胡氏疑此篇原憲所記是猶之下章之脫子曰乃誤移在回也首耳

善人之道

夫子屢歎想善人。故子張問其所行之道。如爲邦教

民者皆是不當略置道字迹以行言乃前人已行之成跡如三代禮樂政刑是有必當踐有不必踐唯善人能得之注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于聖人之奧室不說煞不踐最好少即稍字故下用然亦轉疏易然爲故則讀少如多少字矣此與史記其文詞不少概見今多誤用者適同

以道事君

身分在以道著眼在君字壓倒季氏惟君得有大臣大臣所重在事君蓋有事君不以道而不得謂之大

臣者。未有事非其君。而可謂之大臣者也。下因言今由求不得君而事之。僅臣屬於私家。雖有能爲大臣之道。僅可謂大夫之具臣而已。具臣猶言陪臣。大夫得具官屬。故言具。非貶二子。正以明季氏之得具臣。不得有大臣也。子然遂以旣臣于我。應從我。而不知二子雖所事非君。明于事君之道。方不肯從君。肯從弑君乎。兩君字。緊相呼應也。

沂

禹貢之沂。在今沂州府。世謂之大沂水。此別是魯城

南沂水今謂之小沂河源出鄒縣西志云尼山下北流至

曲阜城東南經魯諸王墓有子墓北迤西古舞雩臺

址存焉沂水又逕其北過曲阜城南又西南入于泗

所謂沂泗合流矣形家之言孔林有二西流水以此

也疏引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大沂水出

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大今作夫訛

詠而歸

舊注之不及朱註一覽可見者固多亦有乍讀似有
意義細審乃見不然者如詠歌先王之道而歸夫子

之四。是也。此亦何必執着詠何物歸何處乎。朱子以不解解之所以爲神解。

爲國以禮

此聖門真實本領禮之全體。包羅處曾哲所言足啟其蘊。禮之實在設施處。三子所爲足盡其才。聖人相得而各有合也。子路若非爲國以禮。如何能使有勇知方。夫子明許其能。大註已足。程子乃有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云云。講家因之誤認四字只好合胡大概。作爲國當以禮解。又從禮出讓有似因其

言不讓而哂其爲國不能以禮者則全背矣記曰侍
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卽引子路率爾而對
爲說天子之哂第爲其急于自見故云其言不讓原
與上句各開其在諸賢則仲氏齒最長有對必先固
習以爲常不覺其不讓也故曾皙疑爲不讓爲國而
問唯求繼又以不讓爲大國而問唯赤及夫子曉之
記者體之以有率爾之紀則是以禮當實說不讓乃
當渾說耳俗講都倒置明人大全尤草草也

天下歸仁

此言天下皆入吾度量之中所謂納萬物于在宥也
乃莫後時意蘊境地如此求便說到人皆與夫便是
慈人惟只知有己看得天下皆相隔闕誠能克己復
禮則欲淨理融自覺此中高明廣大悠然一室之間
具有羣生托命六合同春氣象故曰天下歸仁

大賓大祭

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
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于門公侯之賓則于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三

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
士相見皆重言賓或迎于大門外或于大門內或于
廟門曲禮凡與客人者每門讓于客注下賓也則已
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爲重
郊廟之祭所使尤多其自尸賓祝史執豆籩駮奔走
輝庖罔翟之賤堂事室事莫不慎選而宿戒之祭之
日容貌必溫身必誦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
祭畢戒界之餘焉尙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
以行于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

不增荷者講章所謂無時無地不然也特不應徒作
通義語也

諸事斯語

兩稱斯語蓋古以述舊聞謂之語觀左傳昭十三年
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白
季曰吾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可見聖
人之言亦必有本特因而點化之遂成不刊困學紀
聞則謂左氏之引用輒有更易穆姜于隨舉文言亦
此類左傳考證載臣照案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

先師之嘉言也。顏子請事斯語，冉子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故曰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論語，轉因論語以疑左氏，非也。案此論甚審，講家特以非正解所重，置之前法語之言，亦謂述古格言以相告誡。集註略。

其言也詡

子曰仁者其言也詡，原是從仁者全體中提出其言指示之仁者二字重頓，便含得爲之難意。君子不憂不懼亦然，君子二字中包得內省不疚六字本涵成。

司馬氏忽易聽去哉劫首二字纔一倒換遂覺語病
矣此由其思之不審也是以大註書之躐及言多憂
懼病根皆坐此學者所宜深省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人生遭逢不幸至無可如何時唯有聽諸天命盡其
在我之一法子夏之開司馬奉正四海之內皆兄弟
非推同氣于塗人以不入耳之談強相勸勉蓋敬恭
與敬恭者遇則疏逃皆可相親不兄弟亦如兄弟理
之常也敬恭與不敬恭者處則同室亦難相保有兄

弟至於無兄弟事之變也。以明向難，乃自作孽。君子所無如何，徒患無益，有何語滯處。而胡氏輕議之集註錄之，至今耳食之，徒猶相沿襲。其論喪明事尤無理，前已辨之不復。

兵

謂古稱師旅，未以執兵之人爲兵。經書言兵多是器械，固也。然古旣以披甲之士爲甲矣。莊八年公羊書，商之武殺牲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明矣，則是兵還當兼人與器也。

文猶質也

一句正說首文字領起斷讀自爲一截下三句併爲一截言文之不可無猶之質也今若以質卽當文則將如轉之無別矣似可存參

從義

注包曰見義則徒意而從之意字好

誠不以富二句

緊跟是惑也說富字卽上崇德意言其不足以富已之德適取人之異而已必非錯簡詳具前條

必也使無訟乎

注王曰化之在前一語了當勝王齋易訟卦注

必達必聞

在邦必達二句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在邦必聞二句曰佞人黨多

非惑與

是惑也非惑與皆單言惑與上例殊知其爲惑則知所辨矣

以友輔仁

語勢似以下句申上句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所以
輔成己之仁德也舊說如此知友之爲輔仁則文非
浮華會非結納矣知輔仁之必以友則豈可不求友
豈可不擇友又豈能以不文之躬而來天下之善乎
哉然則友祇爲吾輔而所以會仍在吾不在友尤學
君子者所當知也

先之勞之

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不作兩平
先有司三句

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
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
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
罪不暇而此輩人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惟看
先字稍略又似偏重次句耳集註有司皆得其人亦
謂舉賢才爲有司愚謂小過賢才還當卽在有司中

赦是無苛求舉是言于大夫或遷其任或升諸公蓋
仲弓爲季氏家宰與邑宰治民事者殊而得統有司
如孔子爲委吏世家言爲季氏史卽其倫也當時世
卿家大而事多故官多俊傑每托跡焉其秩旣累務
又冗常易見過難見賢則屈抑不少矣夫子告之則
宰一家而宰一國天下之道具其中蘇氏因得推言
後世宰執事要於行文自無取廓落

樊遲出子曰

疏樊遲旣諸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好凡記出後之

言皆如此

始有少有富有

富有誠云美若始有未卽合少有未卽完而言已如此則其所謂美者非猶夫人之所謂美也或曰子荆尙不免計較所有則非不問家人生產者曰生產何可不問但不得如終日持籌之鄙耳吾見夫養尊處逸舉其家之取求出納一任諸其人而已絕無與焉以尋至不可收拾者多矣士大夫行已立朝自有本末未有處家事漫無條理無節制而能時措于外者

彼稱隨武子者首曰夫子之家事治而聖人善子荆亦獨表其居室有以夫

子適衛

松陽講義衛自文公遷楚邱其康叔故封已屬于魯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爲邶鄘衛之衛者非案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此衛成公事則夫子所適之衛并非文公楚邱之都矣楚邱今山東曹州城武縣帝丘今濮州開州之間相去尙不遠昔邶鄘舊壤乃今河南衛輝

於千古爲河內所謂淇泉沫土朝歌皆在其地厥
文公南徙盡棄諸狄後爲晉取故有齊侯伐晉取朝
歌之書也陸公此論實爲學者考地按時之準于此
等處留心庶免陳言不切之誚且如孟子時齊已爲
田氏之齊非姜而動援太公桓公不亦左乎吾見論
燕事或溯召公滕事必稱卜正者皆所謂遙遙華胄
徒成老生腐套無當時務要籌也

善人王者

兩章只一章反復致意玩古語一亦字意固以善人

對王者言王者聖人也聖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自
可以勝殘去殺善人不及聖然得爲邦至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明乎殘之非不可勝殺之非不可去端
在爲之以善是古人期天下之心論爲治之理也無
如東周之天下殘殺成風相尋日甚善人旣不得見
爲邦誰與假手百年又非可預期可久俟當此之時
唯有巫望聖人興而爲王者修其禮樂征伐命德討
罪庶幾撥亂世反諸正善人力量小必待百年王者
力量大可以無待百年然猶必世而後仁仁卽勝殘

去殺也又以明乎殘殺之爲害深而勝之去之之非
易也夫百年遙矣世亦非近聖人蓋深望之亦早計
其必有六國秦項之事而歎其不得躬觀太平也夫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與前其身正章集註並闕讀者鮮不以爲語意
無別孫氏四書近指曰政者正也對康子爲正卿執
政者言故曰帥大臣表帥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爲人
君主政者言故曰令君令臣共也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爲家宰而同升諸公及士初試爲大夫者

言故曰從政從柄政大夫之後也責有輕重其不可不正身以正人一也案此分析三章異同卽就本文體味得之足爲註補學者悟此可免通套之病君令之令尙有善字一解可通不如用韓文君者出令者也更切君亦不徒在能令况承君之令者乎

冉子退朝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共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

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
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庠季氏之
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此集註從鄭以朝爲季氏朝
所出足証古者上下公私皆得言朝疏不能詳具有
政之對卽所謂季氏之政者也

近者說遠者來

先近後遠定當體註然必二語注疏本同是時中原
無伯會盟久廢諸侯勢分吳越迭興爲楚患子西子
期無安攘之略葉公有大志焉故問政而子告之如

此世家則作政在來遠附邇猶是六字一倒換而次序意義全失矣此史之不如經可類推者

無欲速無見小利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是問爲季氏宰之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是爲莒父宰之政與他問政不同季氏家大莒父邑小政又不同謂子夏規模狹隘不免欲速見小聖人因人施教固也不知乃爲因地立規當時政煩賦重民生不復見先王富教之澤莒父又魯封疆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于上之安全盡善者

子夏以次賢自襟篤信有素一旦得所藉手慈圖改
絃更張以規近茲期小康情有必至而未審其爲之
有漸當先其大者後其節且迫而致之則積重之勢
難回苟而安之則小惠之施徒促矣若其言一邑而
宰一國天下俱不越此則自與告仲弓同也

使於四方

此使於四方與誦詩三百章不同彼下言專對自當
爲邦交之役詞令之事此言君命則所包者廣有使
于國中之四方有使于意外之四方卿大夫宣力朝

廷哲有以時巡行都邑縣鄙農桑水旱獄訟諸大端
外而定疆土討不庭何一非對揚天子之休命何一
非本其素所講求持守者以爲報施所謂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斷不在區區奔
走微勞文章小技也故註曰才足有爲不云有言然
則此使于四方正當兼彼授之以政詩云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是已末學固于一見徒艷稱聘享詩歌以
爲華耳

宗族鄉黨

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于師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太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稱舉也

硜硜然小人哉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則必信必果不得不爲小人然固非貶詞經凡言小人品量各不同此特以不能如大人之精義而言小亦其人之自

局于小。所謂我小人也。務知小者近者。然字形容。哉字歎惜。抑亦宛轉致意。對下節身分儘殊說壞。則無轉身矣。士與其畫虎類狗。何如刻鵠類鶩也。

言必信。行必果。病在必不在。信果俗儒動援。尾生白公事當之。不思信果本好名目。言而信行而果。必其言行原在正路上。特不知有可以信。可以無信。而必于信。可以果。可以無果。而必于果。不免失之偏與固。而小如孟子之論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若止一可。無不可。夫何傷。止有不可。並無可。更何廉惠勇之足。

云尾生與女子期本不成其爲言白公作亂而殺于西全不成其爲行。又如宗魯與齊豹比以成其惡。聖人直斥之盜賊。豈足以信果論。太史公之紀游俠刺客。皆王政所必誅。示監戒也。人當先問其言行何如。然後再計其信果何如。故君子謹言慎動。端自行已。有恥始。

今之從政者

此亦猶是士而從柄政大夫者。故疏言從政之士。集註三家之屬。謂其屬也。勿認作正斥三家。其人大都

言言
三
若祿私門。僅博升斗。供任使而不足。繩以行己之大。孝弟信果之實。故曰何足算。端木之間。殆先有見于士之不成爲士。而屢進及之。非好爲問。每下也。

和而不同

和自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苟同非和也。左傳。晏子辨和同篇。卽是本章的註。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其體。和其用。無介之和。乃爲同耳。

善者不善者

善者亦有好錯人時。不善者亦有惡得不錯時。聖人

所以舉有試衆必察蓋此二句只是論其常爲察之之法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焦氏曰聖人之言徹乎上下士庶人一家之中亦有
事有說專主大臣者偏矣又說唯女子與小人章尋
常人家此等情事多有君子修身齊家于此最爲切
務何必指定宦官宮妾耶案此與明鄭淡泉說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卽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
一家由父母親族童叟相若研織雞豚各遂其生亦

得言位育之意皆通理切論學者知此卽得讀書
體力行之實慎毋以爲迂闊而忽之

秦驕

大學驕秦以失之連秦亦爲不好字猶左傳是與比
周文十年周亦爲不好字蓋秦與驕周與比分言則有
善惡連言則以驕爲秦以比爲周故皆惡也然則君
子秦而不驕惟不驕乃以成其秦小人惟以驕爲秦
乃所以不秦周比之別如此和同之別亦如此

剛毅木訥近仁

春秋時人皆不識仁字其言仁不過溫柔長厚之名
外爲姑息好施與而已不知仁道之大莫先乎勝私
去僞唯能忍乃能成其不忍其所以行其不忍者皆
中心之誠慤而非煦煦子子于言貌之間特表言剛
毅之近仁則知仁非柔善之謂矣木訥之近仁則知
非色莊之事矣

卽戎

善人初無戎心教民亦非爲戎計亦可者僅可不得
已之詞專對下棄之說